

论学习型社会的大教育建设

□侯怀银 岳蓉

摘要: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新时代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要目标,其达成亟须以大教育为依托和引领。学习型社会图景的实现需要着重解决建设目标、主要任务、基本制度和保障等问题,这也是大教育建设的核心关切。两者体现为三重契合关系:其一,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与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向高水平终身学习服务深化的质量内涵相契合;其二,学习型社会的主要任务与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扩展融合的内在意蕴相契合;其三,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制度和保障与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制度内涵相契合。以学习型社会为目标推进大教育建设,需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第一,树立系统综合的“大教育观”,奠定学习型社会的理念基础;第二,建设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夯实学习型社会资源保障;第三,完善多元协同的教育治理机制,凝聚学习型社会建设合力;第四,追求公平优质的可选择性教育,提高学习型社会发展实效;第五,推进大教育学建设,增强学习型社会理论建设的自觉。

关键词: 学习型社会;大教育;终身教育;终身学习;大教育学

中图分类号: G729.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195(2025)04-0051-09 **doi**10.3969/j.issn.1009-5195.2025.04.00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四五”规划2021年度教育学重大课题“中国特色现代教育学体系发展与与创新研究”(VAA210003)。

作者简介: 侯怀银,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山西大学中国社会教育研究院(山西太原 030006);岳蓉,博士研究生,山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山西太原 030006)。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新时代践行大教育观、推行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2023年8月,教育部印发的《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首次从国家政策层面明确提出“树立‘大教育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a)。2025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简称《规划纲要》),提出“到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新华社,2025),进一步指明了学习型社会与教育强国之间的互促关系。大教育是教育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指向系统、整体、开放、进化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综合(侯怀银等,2023)。学习型社会建设亟须以大教育观为引领,开启时代行动。已有研究者围绕“学习型社会”这一主题,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研究:其一,对学习型社会的理念、概念、特征、结构、评价指标等展开整体研究。其二,从教育观念、教育范式、教育数字化、具体教育领域、终身教育体系、教育强国等角度对学习型社会建设展开研究。其三,对我国和美、英、澳、日、韩等国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展开比较研究。当前学界尚缺乏基于“大教育观”对学习型社会建

设的研究。鉴于此,本研究旨在探讨学习型社会为何需要大教育建设、大教育建设何以契合学习型社会以及以学习型社会为目标的大教育建设如何实施等问题,以期为学习型社会建设提供合理建议。

一、学习型社会为何需要大教育建设

1. 实现学习型社会顶层目标的必然追求

我国《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部署建基于学习型社会图景,其由建设目标、基于学习空间的四大主要任务、基本制度和保障三部分勾勒而成。其中,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增强全民终身学习文化氛围,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b)。大教育作为一种具有和谐内外部关系的系统性教育,是融合传统、现实与未来的历史性教育,是面向世界、关怀人类的主体性教育。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与大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旨归相契合,其实现的基本动力在于系统、整体、开放、进化的大教育理念在教育主体、教育机制、教育资源、教育质量和教育研究中的全面融入和贯彻,其核心路径在于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推进、各级各类教育统合共振和全社会教育力整体发挥。

第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大教育建设的目标。“大教育观”统领下的教育目的实现了对价值取向的根本超越。从本体论看,教育以人的发展为基点,旨在促进个体生成、生长和发展饱满生命能量与活力,即学习力(裴娣娜,2016),形成人与社会共同发展的根本动力。从实践论看,教育通过引导和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促进中国教育现代化总体实现和学习型社会全面形成。中国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基于大教育观,以系统、开放、协同的思维建设与科技体系、人才体系相适应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有助于充分发挥教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作用,全面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融合发展。

第二,大教育建设是培育和增强全民终身学习文化的社会实践。全民终身学习文化的形成需要大教育建设提供物质条件、制度环境和精神支持。大教育建设中,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可为全民终身学习扩展学习空间,整合学习资源,提供学习机会,丰富学习体验等;教育政策法规可确立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目标,确保终身学习权利,确定学习者主体地位;分层管理、多方协同的教育治理机制可推动建立终身学习文化宣传体系;各级各类教育教学活动可助力师生树立终身学习理念,提高学习力;合理的教育质量标准和评价机制可助力激发全民学习动机,提升学习体验,认可学习成就;跨学科的教育研究有利于加强对终身学习理念的阐释和宣传,增强终身学习文化建设的理论指导;以人为本、注重整体的优秀传统教育文化,亦为培育全民终身学习文化奠定了基调与底色。

2.服务基于空间的全民终身学习的实践需求

在我国当前的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基于学习空间的四大主要任务分别是融通开放的学校学习、丰富多样的家庭和社区学习、创新高效的工作场所学习、共建共享的新型学习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b),共同构筑了全民终身学习的全时空场域。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柱是“学有所教”,教育的责任在于“引发和引导学习的正当兴趣,满足学习的正当需要,指引学习的正确方向,提升学习的水平和层次”(崔国富,2005)。学习空间的全面覆

盖及其学习样态的多元发展需要通过大教育建设来推进和支持。

第一,学习空间的全面覆盖需要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来保障。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是大教育建设的重要工程,一方面其以大教育理念为基本引领,突破单一场域,特别是突破学校围墙,打破教育只局限于学校和书本的狭隘观念,以生活为教育的范围(侯怀银,2023);并基于网络技术的改革创新不断发展新型教育和学习空间,将教育的边界从单一的学校空间拓宽至多元的生活空间和数字空间,使学校、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数字空间均成为学习空间,使学习者在任何时间和空间中都能获得促进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力量,使终身学习成为民众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可使教育从各级各类孤立封闭、相互割裂的小教育进化为系统开放、统合共振的大教育,使学习者在各类学习空间中所受的教育具有连续性、和谐性和整体性,使全社会成为学习空间,进而构筑起可持续发展的学习型社会。

第二,基于多元学习空间的学习样态的多元发展需要以大教育理念为引领。一是融通开放的学校学习需要以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统合共振的大教育建设来保障。在大教育理念引领下,需要提高各级各类学校办学的开放性,增强各阶段教育间衔接融通,加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同融合,进而构筑融通开放的学校学习样态。二是丰富多样的家庭和社区学习需要以促进全社会教育力发挥的大教育建设来保障。在大教育理念引领下,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的独特教育和学习资源,有助于满足家庭和社区成员的个性化和多样化学习需求,形成丰富多样的家庭和社区学习样态。三是创新高效的工作场所学习需要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大教育建设来保障。在大教育理念引领下,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加强职工学习制度建设,构建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有助于铸就创新高效的工作场所学习样态。四是共建共享的新型学习空间需要以教育数字化支撑的大教育建设来保障。在大教育理念引领下,依托信息技术开展终身教育,推动线下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型和智慧化建设,建设普惠共享的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有助于打造共建共享的新型学习空间。

3.夯实学习型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的迫切要求
在我国当前的学习型社会图景中,基本制度和

保障包括数字化学习,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以及教育系统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b)。学习型社会基本制度和保障建设需要大教育建设为其提供保障。

第一,数字化学习需要以大教育建设的数字化手段为支撑。教育数字化是大教育建设的重要手段,是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的“倍增器”。教育数字化能够打破物理时空限制,创建新型学习空间;增强教育可及性,扩大学习覆盖面;推动不同教育类型、资源、要素整合,满足个性化、多元化学习需求。人工智能技术更是能够渗入各种教育要素和环节,促进教育范式整体变革,使其向更加以学习者为中心、更能针对性和高效满足学习需求的教育系统进化。全民数字化学习的实现需要以数字化大教育夯实学习型社会的数字基座,建设支持全民终身学习的网络化平台、数字化学习资源和智能化学习技术(史枫,2024)。

第二,学习成果的认证、积累与转换是大教育实现各级各类教育统合共振的关键。构建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使各级各类教育衔接融通,多样化学习成果得以认证、积累和灵活转换,是学习者根据发展需求在教育系统中灵活选择教育资源和动态调整学习路径的根本保证。终身学习制度建设与运行是大教育建设的重要工程,其不仅需要形成基于能力本位的教育评价理念,还需要各类教育机构、职业资格认定机构、行业企业等沟通联合,并充分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优势。这亦是大教育目的、主体、手段充分整合的结果。

第三,教育系统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是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核心特征。教育治理现代化是大教育建设的基础工程,其目的是促进全社会教育力整体发挥,实质是促进社会各界不同组织和个体作为教育主体的意识觉醒和行动自觉。打破传统教育系统局限,确立政府、学校、家庭、企业、社区、社会组织以及个体等的教育主体角色,使社会各界积极参与教育,与教育系统通力合作,不仅能够提升教育系统的教育作用力,释放非教育系统的教育影响力,而且能够促进各类各层教育力的聚合和融通,形成以全社会为载体的大教育系统。大教育系统的形成和运作有助于使全社会教育力从应然状态转化为实然状态,从自发、分散、局部起作用的状态

(叶澜,2016)转化为自觉、聚通、整体起作用的状态。全民终身学习需要以全社会为载体的大教育系统来提供服务,进而形成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学习型社会。

二、大教育建设何以契合学习型社会

1.大教育建设契合提高终身学习服务水平的需要
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向高水平终身学习服务深化的质量内涵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相契合。追求高水平终身学习服务是对高质量教育发展内涵和目的进一步深化。关于教育高质量发展内涵的政策话语谱系包括“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人民群众教育获得感明显提升”“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等。《规划纲要》将“提升终身学习公共服务水平”作为全面构建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途径和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重要内涵予以强调(新华社,2025),体现了教育高质量发展要进一步推进内涵建设的要求。教育高质量发展向高水平终身学习服务深化的根源在于教育的人民属性,体现了我国教育的根本价值追求。终身教育从强调整念普及、制度建设到精准服务全民个性化终身学习需求的转向(吴遵民,2020),要求通过提高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为每个个体提供适合的教育,促进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最广大人民群众,着力提升人民的教育获得感,切实提升民生保障力(中共教育部党组,2025)。这显然契合于学习型社会的建设目标,即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可学的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增强全民终身学习文化氛围,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助力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大教育建设向高水平终身学习服务深化的质量内涵从三个维度体现了大教育特征。一是从教育中心转向学习中心,实现学习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匹配,体现了大教育对教育与学习、供给与需求之间关系的协调处理。大教育在强调发挥教育者引导作用的同时,亦确立了学习者在教育和学习活动中的中心和主体地位,实现了目的、标准与主体的统一,并能根据学习需求建设、配置和整合教育资源。学习者主体地位和学习需求先导地位的确立背后反映的是学习者受教育权向学习权的转变。学习权是“由学习自由权、以受教育权为核心的学习条件保障权、个体的发展权构成的综合性权利”(陈恩伦,2022),包含、发展、突破和超越了受教育权,是受教育权的上位概念(尹力,2010)。二是从

培养目标转向服务功能,实现教育的育人性和服务性的统一,体现了大教育对人的发展方向决定力量单一性和教育行为价值失范可能性的超越。教育既是培养人的活动,又是服务终身学习的活动,其基本价值指向是以人的发展促进社会发展。以培养为话语意味着由外部教育提供方主导人的发展方向,以服务为话语则意味着由学习者主导自身发展方向。教育行为的正当性需要培养性和服务性的统一来保证。教育者要确保所提供的教育服务在人性、价值和伦理上的正当性,学习者则要树立正当的、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终极性目标不相违背的发展和学习的理念。三是落实以人为本教育理念,保障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体现了大教育对教育终极性价值和相应发展理念的坚持。学习型社会建设呈现出重视学习资源供给、学习者素养提升、学习相关者获得收益、学习者价值认同四个层级逐级递进的路线图(陈廷柱,2021)。大教育要坚持以人为本,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可持续发展的教育不断提升终身学习服务水平,支撑学习型社会可持续建设。

2.大教育建设契合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的需要

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向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扩展融合的内在意涵与学习型社会基于学习空间的主要建设任务相契合。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重心正从推进国民教育和终身教育两个体系独立发展(袁雯等,2023),向“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转变,越来越重视学校后和学校外教育,特别强调教育的体系化建设。我国关于宏观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话语谱系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国民教育体系”“终身教育体系”“终身学习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高质量教育体系”“终身学习服务体系”等,呈现出教育与学习、培养与服务逐步融合发展的趋势。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既需要以终身学习服务水平作为教育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标准,又需要将加强教育类型和教育空间的扩容和联通作为重要手段,使各类学校、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数字空间融通,以全时空教育实现全时空终身学习服务。

大教育建设从以下维度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其一,以教育时间、教育空间、教育环节、教育融通为维度,推动教育体系多元立体化

构建,体现大教育的系统性。从教育时间维度,实现从学前教育到老年教育的全人生覆盖,促进大教育的长度建设。从教育空间维度,实现学校、家庭、社区、工作场所、新型学习空间的全方位覆盖,促进大教育的广度建设。从教育环节维度,以终身教育理念和跨界教育思维为指导开展课程建设、教学创新和评价,促进大教育的深度建设。从教育融通维度,增强各级教育衔接度和各类教育联通度,促进大教育的融合度建设。其二,以教育数字化为手段,增强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公平性和创新性,体现大教育的价值性和未来性。基于教育数字化技术优势能提高教育体系服务终身学习在人员覆盖和资源配置方面的公平性。例如,优质教育资源的数字化配置,有助于提高城乡、区域、校际、群体间终身学习资源配置的均衡性,助力实现大教育服务终身学习的全民性和公平性价值追求。基于教育数字化技术创新,还能增强教育体系从硬件到软件、从物理空间到精神空间、从整体环境到具体要素和环节的创新性。例如,通过改造已有教育教学空间和创设新型学习空间推进教育环境的智慧化创新,通过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在教育教学中的深入应用推进教师、课程、教材、教学、评价、治理等教育要素的智慧化创新。其三,以终身学习制度为关键,增强教育体系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灵活性、针对性和彻底性,体现大教育的实践性和全过程性。以资历框架为基础、以学分银行为平台、以学习成果认证为重点的终身学习制度,蕴含着以能力本位超越分数和证书本位的教育评价理念。制度层面对各类学习成果认证、积累与转换的保障,不仅能够通过各级各类教育和学习的灵活组合服务不同学习者的个性化终身成长,而且能够通过教育与劳动市场的紧密联系实现终身学习成果的实践应用,进而推进大教育闭环构建和落地。

3.大教育建设契合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需要

大教育建设强调的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的制度内涵与学习型社会的基本制度与保障相契合。在国民教育与终身教育并行推进的时期,我国终身教育事业主要由各级成人教育机构推进落实,随着大教育观形成和终身教育实践推进,我国的终身教育事业越来越体现出统筹规划和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趋势。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

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提出“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习近平，2020）。2023年，《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提出要“完善政府统筹、教育牵头、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a）。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是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体现，其建设既需要形成贯通和完善的教育体制机制，又需要加强教育系统与社会各界合作，发挥社会各界的教育治理作用。这意味着全民终身学习事业的治理范围和治理主体将突破教育领域，迈向社会治理。教育系统与社会各界通力合作是学习型社会最基础的保障，体现了大教育建设与学习型社会在制度层面的契合。

大教育建设促进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完善，可以从两个角度切入。其一，唤醒社会各界的教育主体意识，确定不同主体推进终身学习的职责，明确大教育建设的力量来源，以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资源。大教育主体由全社会教育利益相关者构成，包括政府、学校、社区、家庭、企业、社会文化机构、社会组织、个体等。社会各界需要从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角度认识到终身学习的价值以及自身作为教育主体应承担的终身学习服务责任，并基于利益需求和社会分工以自身独特的方式参与全民终身学习事业。其二，建立政府、学校、家庭、社会各界相互之间的协同合作机制，激发各教育主体的优势潜能形成跨界力量，进而凝聚成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大教育力量。大教育的协同合作机制可以体现在自上而下的教育行政体制的不同层面，并行存在的不同部门或系统之间，不同类型和不同层级的教育之间，还可以体现在不同教育主题任务、活动要素或环节过程中。

三、学习型社会的大教育建设路径

1. 树立系统综合的“大教育观”，奠定学习型社会理念基础

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奠定理念基础，树立科学观念，转变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是基本前提和基础动力。“大教育观”虽以中国古代传统教育思想为基因，以现代国际终身教育理念为基础，以中国古代社会教化、近代社会教育、现代终身教育实践为土壤，且20世纪初就出现了“大教育”话语表述，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出现了一批专门研究大教育的理论成果，形成了对大教

育的基本认识，但“大教育观”仍未广泛树立，甚至在教育理论研究领域也未形成广泛共识。向全社会宣传系统综合的“大教育观”，提升广大教育工作者以及教育相关利益群体的教育思维水平（石中英，2025），是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的基础性工作。

树立“大教育观”需要形成看待教育和推进教育工作的思维方式，包括系统思维、历史思维、比较思维和共同体思维。基于系统思维建设大教育，需要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以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统领教育活动实施，构建和谐的教育内外部关系。基于历史思维建设大教育，需要梳理中国大教育发展史，融合中国传统教育智慧，把握当代实际和未来方向，推进中国式教育现代化。基于比较思维建设大教育，需要借鉴世界教育经验，促进中国教育优质发展，面向世界教育问题，贡献中国特色教育经验，建设面向世界的中国教育。基于共同体思维建设大教育，需要关切人类群体间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以及人机关系问题，培养具有“类本性”的人，并将教育作为构建共同体的先行阵地，建设关怀人类的中国教育。

2. 建设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夯实学习型社会资源保障

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需要汇聚全社会教育资源，建设泛在可及的终身教育体系，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夯实资源保障。

第一，加强普惠性学前教育体系、老年教育体系和特殊教育体系建设，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高以终身教育体系为载体的大教育资源的完整度。学前教育和老年教育是保证大教育资源在时间维度完整性的重要领域，也是教育资源建设的薄弱领域。学前教育普及普惠需要稳步增加公办幼儿园学位供给，积极扶持普惠性民办幼儿园，优化城乡幼儿园布局，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保障所有适龄儿童享有入学机会。老年教育普惠化发展需要加快老年大学建设，加强社区老年教育，加大延迟退休政策背景下老年职业教育与培训服务。特殊教育是保证大教育资源服务群体完整度的关键领域，也是教育资源建设的必要领域。特殊教育普惠发展需要推动特殊教育在不同群体类型、障碍程度、地域上的普及，完善特殊教育资金和制度保障，加强特殊教育借鉴创新和自主创新，提升特殊教育师资

质量(徐琴等,2022)。职业教育能从多维度增进大教育资源的完整度,是教育资源亟须体系化和优化的领域。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实现职业启蒙教育、职业准备教育和职业继续教育一体化推进(陈鹏等,2015),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与基础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协同以及职业教育内部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的沟通(曹晔,2013),还需要推进职业教育多元办学、产教融合,提升职业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建设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第二,发挥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促进终身教育的作用,加快建设终身学习制度,增强终身教育体系网络密度,提高大教育资源利用效率。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作为传统的重要教育领域,是实施大教育的重要阵地。其为各类群体提供的终身学习服务和与其他类型层次教育的合作互促,是充分利用自身教育资源产生大教育力量的重要途径。普通高等学校需要与中小学一体化开展课程思政、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科学教育、人工智能教育等,推进学历继续教育和非学历教育改革创新,向所在社区开放文体教育资源,利用自身资源开办老年大学,发挥基础教育、继续教育、职业教育、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的作用。中小学则需要培养师生终身学习观念和终身学习力,通过“教联体”辐射自身教育影响力,发挥为终身教育奠基的作用。终身学习制度是大教育协调内部关系和合理建立外部关系的关键,是学习者依托学习成果流通而灵活运用各级各类教育资源服务自身终身成长的基础。“资历框架及行业资历等级标准+学习成果认证+学分银行”的终身学习制度建设,需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双向行动推进,既需加快国家资历框架立法和组织机构建设,又需鼓励区域终身学习制度实践探索,还需设立政府认可的第三方权威机构参与制定标准和评估指导实践,直至形成基于统一学分计算标准的“央行+地方行+机构行”的学分银行制度(张伟远等,2023)。为适应和推进教育数字化,还应积极探索线上非学历、学历教育学分认证及学历学位授予新机制,以及探索建立基于学分制的终身学习学历学位授予机制(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2025)。

第三,以教育数字化赋能终身教育体系建设,丰富和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创新大教育资源服务形式,提高大教育资源供给效率,降低优质大教育资源获取门槛。数字化是资源供给的创新高效方

式,因此,既应加强开放大学体系建设,建设虚拟教室、数字图书馆、云端学校、未来学习中心等新型学习空间,又应推进已有教育资源数字化转型和新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开发,不断提高教育资源的供给和服务效率。数字化是调节资源配置均衡度的有效方式,因此应加快优质教育资源数字化建设,推进优质资源开放共享,弥补边远地区、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和资源缺失,促进教育公平;还应整合各级各类数字教育平台的资源,持续充实和优化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提高全国甚至全球民众获取优质大教育资源的便捷度。

3.完善多元协同的教育治理机制,凝聚学习型社会建设合力

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需要发挥全社会教育力,完善多元协同的教育治理机制,汇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

第一,形成“强政府一大社会”教育治理结构,提升大教育主体参与度,增强大教育制度保障,加强全民终身学习各要素资源建设。大教育主体的参与动力源于其参与终身学习推进工作带来的收益。政府应担当大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建设的责任主体,发挥远景规划、规则制定、目标确立和行动协调的“元治理”(于水等,2014)和主导作用,具体需要确定大教育发展方向、目标和标准,维护教育公共利益,设立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教育法律和政策,统筹多元主体力量,协调多元主体利益分歧,并对大教育建设效果进行评价和问责(褚宏启等,2014)。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教育具有战略属性和基础地位,这要求跳出教育看教育、立足全局看教育、着眼长远看教育,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的大战略上办教育(中共教育部党组,2025),以全社会力量赋能人才培养和教育发展。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作为与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密切相关的领域,其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已被历史和实践证明,也为社会各界普遍认知。为推动社会各界作为利益相关者主动参与社区教育、老年教育等新兴终身教育领域,亟须开展各终身教育领域增进经济效益的实证研究。此外,还应统筹利用大教育主体力量,推进国家层面终身教育法或终身学习法的出台,完善和落实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政策,开发全民学习空间,提供多元投入的经费保障,建设各类终身教育工作者队伍,促进大教育资源和制度的共建共享。

第二,建立和完善跨部门、跨主体和跨国教育协同体制机制,基于普遍的跨界教育交叉点,形成多样的大教育合力。大教育各主体内部和相互之间广泛建立协同体制机制是大教育力量可持续产生的源泉,是在各政府层级、各社会系统、各教育领域、各国教育内部和之间多点发力推进大教育建设的重要手段。各级政府需要设立由教育部门统筹、其他相关部门全程参与的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建设领导小组,统筹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工作。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需要建立相应的中央和地方领导机制,包括信息共享机制、协调整合机制和激励约束机制在内的工作机制,以及三大领域领导干部的交流机制(郑金洲,2023)。终身学习制度建设和实施需要由政府、行业、企业、各类学校、第三方机构等构成专门委员会或工作小组协商合作推进。创设家校社协同育人生态环境需要在全国范围加快推进“教联体”建立。教育国际合作体系构建需要加强和完善出国留学和来华留学、中外合作办学、境外办学、国际中文教育等的体制机制,基于中国与特定国家的人文交流机制、“一带一路”项目、“南南合作”项目、国际组织等建立具体多样、紧密交织的国际教育交流与合作机制,以中国力量促进全球教育治理机制改革,以机制协作、互补、对接实现不同机制间的合作推进(袁利平,2022)。

4. 追求公平优质的可选择性教育,提高学习型社会发展实效

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需要追求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满足全民终身学习需求,为每个人提供适合的教育(冯建军等,2024),使每个人获得个性化发展,实现教育同质性公平和差异性公平,进而提高学习型社会发展实效。

第一,实现义务教育优质均衡,保障全民基本的受教育权利,实现学习机会和学习资源保障的兜底性和普惠性,保障教育同质性公平,以基础的大教育质量保障终身学习基本公共服务。义务教育是大教育中最基础的部分,亦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主要组成部分。全面保障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是保障大教育质量的根本。保障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需要学校建设标准化、城乡教育一体化、师资配置均衡化、教育关爱制度化、学生资助全覆盖和精准化,亦需要持续改善民族地区办学条件和办学水平,缩小区域、城乡、校际在义务教育机会、资源、质量等方面的差距。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需

要提高义务教育财政保障水平,在推进学校建设标准化的同时,允许部分学校根据实际扩大教室学习活动空间和体育运动场地,为非寄宿制学校提供学生就餐和午休条件,以及促进校园网络建设,培养优秀骨干教师,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新华社,2023),以优质资源促进义务教育优质发展。

第二,实施综合化和多元化的教育,培养民众基本素质和学习兴趣,为实现民众个性化终身学习和发展、教育差异性公平奠基。一方面,个体多元化、个性化的学习和发展需要以学习者具有的基本素质和综合素质为基础,而综合素质又需要通过综合性的通识教育来培养。普及化的基础教育和大众化的高等教育基本能够保障公民的基本素质和综合素质水平,而社区教育、成人教育、远程教育等又能持续补充和夯实通识教育。另一方面,个体多元化、个性化学习和发展需要以多样化教育为保障。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开设丰富的课程,发掘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中阶段教育需要强调学生的多样化、特色化发展,为学生完成专业或职业分流提供参考、引导和服务。此外,高等教育需要多样化发展,职业教育需要整体提高其地位和办学水平,共同为民众提供多元发展方向和优质教育资源保障。

第三,开发丰富的教育内容,创新多样的教育方式,为学习者提供自主选择空间,助力实现教育差异性公平。一方面,要实现大教育提高全民终身学习服务水平的目标,需要调查、识别和引导全民终身学习需求,开发相应教育内容。例如,可基于人与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开发教育资源和内容,引导与“类本性”相关的学习需求产生,开展人类共同价值教育、生态文明教育等。可利用大数据技术,建立学习需求识别、表达和反馈机制,提供定制化学习推荐服务,支持终身学习需求、终身教育供给、学习服务效果监测,确保学习需求与教育供给精准匹配。另一方面,要实现大教育服务全民个性化终身学习,则需要充分利用传统和新兴的信息载体和传播方式,更新和丰富教育内容呈现形式,开发多样的教学模式,供民众根据个人学习条件和学习习惯选择适合的学习形式。还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探索大规模因材施教模式,通过增强大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提高大教育服务人与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

5. 推进大教育学建设, 增强学习型社会理论建设的自觉

以大教育建设推进学习型社会形成, 需要加强大教育学建设, 增强学习型社会理论建设的自觉。第一, 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本质进行反思和更新, 重新修订和完善教育概念, 形成能够涵盖所有大教育表现形式的教育概念。第二, 对学习型社会的教育价值取向和教育目的进行反思, 确立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教育目的, 平衡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价值取向。第三, 确立大教育学研究视野, 将一切教育表现形式都纳入教育学研究范围, 并根据理论和实践发展水平推进教育学研究领域或分支学科的建设, 为研究大教育提供学科制度层面的支持和保障。第四, 加强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相关研究, 系统开展对其教育观念、教育体系、教育主体、教育机制、教育质量等问题的研究。第五, 加强跨学科研究, 运用复杂思维思考教育问题, 站在人类高度、以社会整体视野看待教育问题, 运用一切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 开展大教育问题研究。第六, 注重大教育学话语的实践化和大众化, 推进大教育学知识的传播和普及, 使大教育学成为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实践紧密互动、能够为大众所理解和应用的学问。

参考文献:

- [1]曹晔(2013).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构建[J].教育发展研究,33(11):41-45.
- [2]陈恩伦(2022).从受教育权到学习权:终身学习社会的权利转型[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1):13-19,42.
- [3]陈鹏,庞学光(2015).大职教观视野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J].教育研究,36(6):70-78.
- [4]陈廷柱(2021).建设高质量的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J].教育发展研究,41(17):3.
- [5]褚宏启,贾继娥(2014).教育治理中的多元主体及其作用互补[J].教育发展研究,34(19):1-7.
- [6]崔国富(2005).学习型社会建设与教育的使命——一种生存哲学的视角[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41.
- [7]冯建军,王素云(2024).“适合的教育”:新时代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J].南京社会科学,(2):110-118.
- [8]侯怀银(2023).教育的范围是生活——校社融合育人的必要性与途径[J].教育家,(18):5-6.
- [9]侯怀银,王晓丹(2023).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大教育建设[J].湖北社会科学,(9):138-145.
- [10]裴娣娜(2016).学习力:诠释学生学习与发展的新视野[J].课程·教材·教法,36(7):3-9.
- [11]石中英(2025).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教育观念转变问题[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46(1):1-9,78.

[12]史枫(2024).全方位夯实学习型社会的数字基座[J].北京宣武红旗业余大学学报,(4):1-2.

[13]吴遵民(2020).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构建的若干思考——基于服务与融合的视角[J].中国远程教育,41(7):16-22,68.

[14]习近平(2020).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9-23(002).

[15]新华社(2023).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构建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的意见》[EB/OL].[2025-04-26].https://www.gov.cn/gongbao/2023/issue_10546/202306/content_6888957.html.

[16]新华社(2025).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2025-01-20(006).

[17]徐琴,琚四化(2022).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的内涵与路径[J].现代特殊教育,(24):3-7.

[18]叶澜(2016).终身教育视界:当代中国社会教育力的聚通与提升[J].中国教育科学,(3):41-67,40,199.

[19]尹力(2010).学习权保障:学习型社会教育法律与政策的价值基础[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3):70-78.

[20]于水,查荣林,帖明(2014).元治理视域下政府治理逻辑与治理能力提升[J].江苏社会科学,(4):139-145.

[21]袁利平(2022).如何构建更高级形态的全球教育治理体系——基于“价值—主体—机制”框架的分析[J].内蒙古社会科学,43(6):178-185.

[22]袁雯,刘雅婷,马颂歌(2023).教育即终身教育——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终身教育变革[J].教育研究,44(6):138-146.

[23]张伟远,谢青松,谢浩等(2023).推进数字时代终身学习制度体系建设的中国方案[J].中国电化教育,(4):7-15.

[24]郑金洲(2023).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内在逻辑与困境突破[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3):5-15.

[25]中共教育部党组(2025).牢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N].人民日报,2025-03-21(009).

[2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a).教育部关于印发《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EB/OL].[2024-08-21].http://www.moe.gov.cn/srsite/A07/zcs_cxsh/202309/t20230914_1080240.html.

[27]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2023b).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就《学习型社会建设重点任务》答记者问[EB/OL].[2025-03-26].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309/t20230928_1083155.html.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等(2025).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加快推进教育数字化的意见[EB/OL].[2025-04-26].http://www.moe.gov.cn/srsite/A01/s7048/202504/t20250416_1187476.html.

收稿日期 2025-04-26 责任编辑 刘选

On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Educa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

HOU Huaiyin, YUE Rong

Abstract: Building a learning society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hina's educational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Its attainment urgently requires the support and guidance of great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vis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needs to focus on solving the problems of construction goals, main tasks, basic systems and guarantees, which are also the core concern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educa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is a threefold fit: firstly, the construction goals of a learning society aligns with the quality connotation emphasized by the great educ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i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level of lifelong learning services; secondly, the main tasks of a learning society correspond to the core implication emphasized by the great educ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is about expanding and integrating the educational system to serve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citizens; thirdly, the basic systems and guarantees of a learning society are in line with the institutional connotation emphasized by the great education construction, which is about improving the mechanism for promoting lifelong learning for all citizen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education with the goal of a learning society, it is necessary to handle five relationships: firstly, establishing a systematic and holistic "concept of great education" to lay the id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 secondly, building a ubiquitous and accessible lifelong education system to solidify the resource guarantee for a learning society; thirdly, improving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governance mechanism to consolidate the joint for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earning society; fourthly, pursuing fair and high-quality education with diversified options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al outcomes of a learning society; fifthl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eat pedagogy to enhance the self-awareness of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for a learning society.

Keywords: Learning Society; Great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Lifelong Learning; Great Pedagogy

(上接第13页)

Educational Agents: Research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ZHENG Yafeng, ZHAO Yaning, HUANG Jingyue, BAO Haogang

Abstract: As a key form of AI-powere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s, educational agents have become a core driving force in promoting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149 relevant studies in China and abroad,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current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agents are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disciplinary focuses on fundamental sciences and computer sc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chnological evolution, educational agents have progressed through three stages: the rule-based intelligent tutoring phase, the multimodal perception-based pedagogical agent phase, and the generative AI-driven conversational agent phase. Their development has been guided and supported by cognitive theory, socio-emotional theory and metacognitive theory, forming a functional system of four key areas: cognitive process support, emotional and motivational stimulation, metacognitive support and self-regulation facilitation, and collaboration and interaction enhancement, with a trend shifting from unidirectional knowledge transmission to multimodal interaction and cultivation of higher-order thinking skills. In the future, research on educational agents should further integrate educational theories to enhance the explainability of agent decision-making, deepen strategies for guiding higher-order thinking to strengthen the initiative of learners, establish full-cycle data loops to enable deep integration with educational systems, and build multi-agent collaborative framework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for complex tasks.

Keywords: Educational Agents; AI in Education; Pedagogical Agents; Multi-Agent Systems;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